

林丘著

金牛之書

而壁

序

綺緣不幸。生有一點真性情。偶爲外界所感。則蓬勃怒發。而不可復遏。若看花濺淚。對月傷心。舉凡棖觸牢騷之事。固無不實踐之。嘗於髫齡偷閱石頭記。懊惱者累日。不飲不食。如醉如癡。家人以爲病癲。亦不識其何由來。終以放聲一慟。不藥而愈。是爲導余眼淚之引綫。其後閱花月痕。亦復如是。於此知說部之感人最深。實足以啓發固有之真性情者也。惟哀情之作。暴多苟得。而盡讀之者。不將走入淚世界耶。曰不然。古來之說部。雖多而值得綺緣一哭者。舍是二書外。亦屬不可多得。至若近日之出版界。則汗牛充棟。半屬覆瓿之物。曾不值綺緣一盼。遑論賠淚哉。噫。即此雕蟲小技。亦復嗣響無人。能勿可慨耶。雖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亦未可以一例視之。舊歲得讀徐子枕亞所著玉梨魂。暨雪鴻淚史二書。直令舊恨新愁。層層勾起。把卷嘆息。熱淚汨汨。然奪眶而出。殊不自知。其緣何而悲愴。

若此也是亦可以與紅樓花月鼎足而傳永不湮沒矣然徐子恨人工愁善病不愧爲今世之屈平賈誼熱淚猶存清才未盡當求續有所貢獻於社會是二書者又何足盡其能邪故復賈其餘勇以艸雙贊記余之妻二書付諸梨棗爲衆生說法雙贊記嘗爲之序矣余之妻則竭數時之力而盡讀之不覺故態復呈琅琅雪涕竊以爲前此二書且不足以逮也何則蓋用情貴于正言情亦然或稍涉不當卽爲名教罪人遺後世之唾罵若二書者固屬光明磊落吾無間言然使君縱無婦羅敷已有夫其情固可勿用也且或夢霞志同槁木不爲求鳳之挑梨影心已死灰竟作投梭之拒則情海茫茫回頭是岸此一場悲劇當可掩旗息鼓不再出現於人間亦毋勞作者之嘔盡心肝矣若秋玉二人則處境又與霞梨迥異方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之時已屬心心相印深種情根及後鬼妒良緣護花乏術遂教碧落天仙下嫁魔鬼是可忍孰不可忍宜乎有後日之慘史矣其情

不。且。較。二。書。爲。尤。正。耶。其。事。不。且。較。二。書。爲。尤。哀。耶。若。論。文。字。亦。復。清。麗。  
芊。綿。精。細。繢。密。一。時。俊。彥。無。與。抗。手。吾。知。閱。是。書。者。必。有。觸。景。生。悲。作。綺。  
緣。之。痛。者。而。枕。亞。亦。可。以。稍。慰。矣。吾。序。至。此。本。可。以。止。顧。餘。言。未。盡。終。若。  
骨。鯁。在。喉。非。吐。勿。快。因。復。縱。筆。狂。艸。曰。甚。矣。哉。金。錢。之。毒。也。愛。情。爲。最。高。  
潔。之。物。而。金。錢。適。與。相。反。且。足。以。破。壞。之。故。癡。男。怨。女。之。死。於。情。者。其。十。  
九。實。間。接。死。於。金。錢。也。徐。子。此。書。言。情。外。兼。具。警。世。苦。心。可。作。情。海。指。南。  
之。針。可。作。財。迷。當。頭。之。棒。彼。世。之。爲。父。母。者。固。無。不。受。其。子。女。試。人。手。一。  
編。讀。之。亦。可。稍。却。其。附。勢。貪。財。之。念。矣。嗟。乎。吾。終。願。芸。芸。衆。生。咸。勿。負。作。  
者。之。苦。心。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五年雙十節後旬日毗陵綺緣吳惜謹撰於憶紅樓頭之泣花  
室

# 余之妻目錄

第一章	嫦娥記得此時情	一
第二章	別矣吾夫	五
第三章	秋星自述上	一一
第四章	秋星自述下	一七
第五章	玉釵敲斷	二三
第六章	浸潤之譖	二七
第七章	人之無良我以爲舅	三三
第八章	寒衾悽泪到天明	三九
第九章	艱難留一死	四四
第十章	哀樂不同情	四八
第十一章	又是一番慘別	五四

第十二章 痛哭別先靈

六〇

第十三章 莫愁前路無知己

六六

第十四章 腸斷蕭娘一紙書

七三

第十五章 旅館中之滄桑話

七九

第十六章 奇外媚孤花

八四

第十七章 他不歎人待怎生

九〇

第十八章 世間不少鳳隨鴉

九六

第十九章 囊中又有賣妻錢

一〇一

第二十章 一夕傷心話

一〇六

第二十一章 關盼盼耶馮元元耶

一一一

第二十二章 多情轉化無情

一六一

第二十三章 病倒蕭郎

一三三

第二十四章 一生慣受美人恩.....

一三七

第二十五章 梨花消息兩聲中.....

一三三

第二十六章 催歸書至.....

一三八

第二十七章 南旋.....

一四四

第二十八章 望雲臨終之懺悔.....

一四九

第二十九章 尸諫.....

一五四

第三十章 生離死別各收場.....

一六〇

# 朱之妻

## 第一章 婢娥記得此時情

海巫徐枕亞著

秋老園荒。蒼苔皮皺盡死。落葉塞徑厚寸許。風過處颼颼響。疑有鬼魅出沒其間。此爲秦氏後園。隙地數弓。粗具亭台花木之勝。主人爲熱中客。不愛平泉。長日付鐵將軍管領。值此秋涼時節。景物淒黯。園內益闃寂無人影。惟有多情之婢娥。每當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時。輒來一顧。自林梢姗姗下。漸行至地。無何達堦前。照見海棠一叢。偎牆飲泣。微風襲之。垂絲而顫。月色與新染之血色相掩映。紅白分明。爲狀乃至嫵媚。復至幽蒨。斯時月光進行猶未已。徐徐移花影。上亞字欄杆。忽玲瓏皎潔。呈現一絕世女郎之半面。女郎晚妝半卸。雲鬟微轉。悄倚欄杆。默然無語。旋舉其蝤蛴之頸。對月喃喃呴。若嘆。若憇。輕薄倫上桃花之面。又似含羞忍冷。欲於月中霜裏。與素娥青女鬪嬋娟者。而覩其黛娥雙蹙。一段苦緒幽情。盡向眉彎流露。則又似心有隱恨。無可告語。因訴諸明月。欲分貝團樂之影。以團樂其身世者。女郎一寸芳心。皎潔類茲秋月。而獨對良宵。作何悵憮。此時卽親近熨貼之婢娥。亦末由洞燭其心事。

風清月白可憐宵得此慘淡之女郎以點綴此冷清清地如幽谷之着寒葩雖絕亦復淒絕荒園孤兒自應退避三舍夜涼如水露華輕襲羅袖冷透香肌弱質甯堪耐受然女郎猶癡伏欄杆之上延佇不去側耳凝神豈有所待耶

噫女郎泣矣淚滴晶瑩若與月光爭耀而襟袖間露珠錯落與淚珠兒相廝混幾莫辨是露是淚牆下憔悴之棠花幽顛於冷風淒露之中夜深不睡爲女郎斷腸之伴侶女郎紅淚點滴墮花上似胭脂之重染色乃益嬌女郎今日在此散播淚種子不知明年此花開時彼可憐之女郎能否重來舊地一驗斷腸痕也

噫（祇今夕矣祇今夕矣郎胡不來）此言出自女郎香口其聲淒以嘶拭淚凝望秋水爲枯斯時月影漸次上移由女郎秀際度簾鉤止於亭角已參橫斗轉時矣有約不來過夜半女郎意似不耐呼月而祝之曰月兒月兒其緩攸行儂今夕待郎來尙須借汝一點光明留照情人雙淚證阿儂一片心也儂乎誰之妻耶

梧桐陰裏人影如絲一少年瞽然至前撫女郎肩曰玉纖吾妹余知妹近日爲霞妹出閣事助妝檢點粧籠乃大忙碌停針倦繡之餘宜早眠以息玉體又何事約余來此

受夜寒耶。且適來微聞妹語殊不解嘻妹何言妹乎余之妻也。

女郎默然不語少年徐俯首近女郎而相偎相傍之際忽驚曰吾妹此冰冷者何物耶妹何爲又尋此淚珠兒生活耶誰忤妹者速以語余女郎仍無語淚簌簌被少年頰如潑水。

少年探懷出素巾爲女郎拭淚復溫語以慰之曰妹何苦余適聞妹言已深惶駭今若此豈有所不慊於余余疎狂不知自檢或無意中偶犯芳顏致妹心宛轉欲絕乎果爾亦望妹明言余當低首鏤金卮下效廉將軍之負荆不使妹受半星兒委屈也其或因余赤貧無十萬聘錢爲天孫助嫁鏡臺久下好事遲遲今對此霞妹吉辰不免抱向隅之泣則妹當諒余余爲妹故已杜已爲商冀博蠅頭微利計明年二三月間當積有餘貨會以青廬迎玉人歸去耳青春未逝屆時余二十妹十九爲歡固有日也妹乎遠告余余心碎矣。

女郎拂然曰哥誤矣哥之言將置妹於何地耶妹之心豈以貧富爲愛憎者妹與哥之愛情期諸海枯石爛又豈以結婚之遲早而遊移者如哥言則妹直一蕩婦淫娃之不

若哥復何取於妹耶

少年謝過不遑。遽握手女郎織掌復謂之曰吾妹余固知妹不存是想但今夕約余來笑事無端垂淚。幸語余以詳。母苦向心頭咽而處人以悶葫蘆也。少年言畢握手女郎手弗釋。靜候其答。纏綿懇切如撫嬰孩。女郎欲言又止者再。時殘月紛紛斜照簷際。反映女郎之面慘白。類帶雨梨花。淚量雙頰曾不掩其嬌媚。少年手挽其頸。女郎宛轉以首擋少年肩上。檀口櫻唇相距至近。少年不覺愛極。思就而吻之。女郎急迴其首。推少年手而遠之。曰毋哥其恕。妹妹已不能爲史家婦矣。

少年愕然却立。曰咦妹何言。妹其癩耶。胡言之駭余甚也。女郎顫聲言曰星哥妹非癩妹言確也。今夕折簡邀哥特與哥訣別。哥至今尙以妹爲誰之妻耶。妹已爲……語未竟。少年直前投人女郎懷。緊抱其腰而大呼曰妹言殺余矣。語時已暈去。女郎急以手撫少年胸。呼曰星哥星哥其速醒。妹言驟驚哥矣。少年不應。但聞口中作微吁有頓含糊自語曰秦玉纖余之妻誰奪余妻者。

女郎且泣且呼曰癡郎癡郎嚇殺儂矣。哥其醒。妹固哥妻也。斯時少年全身緊

倚女郎懷女郎驚且怯力乃不支嬌喘頻作幸旁有湘妃榻乃強曳少年臥榻上而少年已醒目注女郎含淚不語女郎亦泣不成聲舉袖障良久少年曳女郎坐榻旁爲情憇之詞曰吾妹頃者所言殆誑余耶憶余與妹襁緥姻幼時耳鬢廝磨愛根深種妹多愁善悲余嘗戲呼妹爲顰兒後身余亦以癡寶玉自況長日相偎倚正不自知此福幾生修到妹乎余之妻也事中變者余死矣余知妹必不忍絕余速語余以頃所言之虛實妹試撫余心頭尙顫動作驚魚之跳也妹乎其憐余而以實言慰余乎少年語畢目耽耽視女郎面若希望之未絕者

女郎泣曰兄哥其恕妹妹非絕哥此事實非妹咎妹不爲哥言則爲負哥妹爲哥言又以苦哥苦哥不可負哥尤不可曉乎兄哥妹心已爲哥碎盡實不堪再受幾番驚恐矣哥乎其平汝心靜汝氣聽妹一言可乎

## 第二章 別矣吾夫

三更四更天氣涼颼刺骨若簇一對可憐蟲忍寒露坐於星月之下嗚嗚悲泣萬喧沈寂中惟聞草際鳴蟬唧唧與泣聲相應和此時此境直類竈穸恐白楊鬼哭且無此悽

惋也。而彼多情之月色，偏遲遲其行屋角樹梢，低徊映帶爲此一雙可憐男女，瑞最後訣別之影。此中不可思議之黑幕，遂於此時宛轉揭破於女郎之一點櫻唇。

女郎曰：夜深矣，哥須歸去。此事終不能爲哥祕。妹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矣。妹今夕約哥來，蓋欲罄其底蘊以告哥，且掬妹心坎以示哥，而與哥爲再後之訣別語。至此急往視，少年面無大變，乃復續言曰：哥乎，妹與哥今生聚首之緣已絕，此一宵此後便同陌路矣。少年聞言，知希望已絕，面色轉青，悲憤交逼，瞪目視女郎。曰趣言之，趣言之。余已爲待死之囚，惟望妹早撥斷頭機耳。女郎泣曰：苦哉，哥也！天乎，妹胡不幸生此萬惡之家庭而負我至親至愛之是哥。

哥乎，哥知明日爲霞妹佳期乎？聞人言金氏郎君字長源，年且不惑，鬢髯如戟。阿父利其富，遽以霞妹許之。阿妹嬌小，羞不敢爭。余却代爲之怨懟，蓋紅顏白髮相偶，無倫事。乃酷於焚琴責鶴，縱彼門閭不思，亦何益？吾家者不知父母何心，徒歎其金玉錦繡之富，忍擲千金，矯女於冰天雪窖中也。妹旣無言，余卽欲爭而咫尺嚴威厲於霜雪，亦無置喙地。惟姊妹情深，私相囑咐，謂阿堵物如蝟刺非妹佳偶，嫁得個郎君，一生幸福盡。

矣。余爲此言。蓋藉以悟。無知小妹。俾自向阿父。力爭或可破。此已成之局。孰知妹嬌慾性成。且年幼。不知爲身世計。謂婚姻事。父母主之。羞答答。怎好啓齒。余雖力以利害說。之妹。卒不肯言。含糊至今。余爲妹蓋。不知擔却幾許閒愁也。

親迎之期。已迫眉睫。余乃助母爲妹理妝。若者繡若者縫忙忙。如工作。偷得餘閒。輒背人彈淚。余知哥聞之。且囁。余曰。汝之爲此。正合着古詩二句。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也。然而十年姊妹。一旦分襟。惜別傷離。同此慨。况妹此去。如新鶯之入幽谷。大好春華。從茲無分。爲之姊者。益難平。爲情矣。噫。星哥。平。慘劇之演。乃有更進一層者。余爲妹憂。爲妹悲。而妹猶無恙。余乃不啻自憂。而自悲。余於哥。爲待闋鴛鴦者。今與妹。作換巢鸞鳳矣。彼丁思丁思之金氏郎。乃余之夫。而妹之姊婿耳。

少年駭愕曰。異哉。此事從何說起。余與妹指腹爲婚。今雖椿萱俱逝。鴛牒猶存。箇可證也。卿父母縱馳心榮利視貧寒之子。不足以忝東牀而息壤。在彼豈容遽食前言。且平日對於余亦並未有所表示。卿始誤耶。女郎曰。事實確。哥且止。悲容余竟其緒。方金氏婚未訂以前。燈前兒女團坐笑語之際。父若母輒以言聒。余謂兒長成矣。年華碧玉。

須合夫婿。金龜方爲快事。彼史家秋星才貌雖不惡。而王孫式微家道零落。雖有前約。不過兒時戲言。無足憑證。癩蝦蟆敢作天鵝。恐耶。余聞父母言。乃大不擇。覲然答曰。父言誤矣。兒聞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彼史郎雖貧。吾夫也。父母猶以爲勤於客氣。非由衷之言。彼之意以爲辭貧就富。人非至愚。殆未有不願者。乃追問余曰。兒果願爲史郎妻乎。余應之曰。願則又。追問曰。汝能甘藜藿之味乎。汝能任井臼之勞乎。余又噭應之曰。能則大怒曰。賤婢不自知恥。乃欲爲丐婦以終老耶。有父母在。須不能任汝作下賤事。爲門楣辱也。哥乎此。出於余父母之口。余早知消息之惡矣。所以不告哥者。恐傷哥之心。且未知其遽出此。僵桃代李之舉也。金氏之姻家人。皆知屬於妹。實則屬之余。因恐余知而拒故爲此。狡猾卽阿妹亦同處。閨葫蘆中。無一些知覺。至囁告之夜。個中秘密。始洩露。無遺星。哥乎事已至此。試思妹何能爲力者。少年木然有頃。憤憤曰。果若是。則卿父母直非人類。何物老奴。敢作此忍心害理之事。余必以生命搏之。女郎止之曰。彼雖忍妹父母也。願哥。豈妹勿。豈妹父母。少年淒然。曰。余何爲。豈妹棄余。而他適。余亦知。萬非妹願。顧今且。奈何妹乎。余他無所怨。所怨者。蒼昊不仁。柯奪吾所親。之速。曠後孤。

星乃至一無倚恃。妹父母既忍絕余乘。婚約雖存。其價值已等於亂紙堆中之片葉。卽訟之於官。公堂對簿時。孱弱如余。無金錢勢力爲先鋒。無親族交遊爲後盾。訟亦必使得直。已矣已矣。夫復何言。語至此。以雙手自摩其胸。氣結不能復續。

良久。復噫聲言曰。天乎。世甯有無生趣如余者。茫茫大地。直是羅刹之場。遑云情愛。余去矣。不能爲寶玉之逃禪。當從琅琊於地下耳。語已。自榻上躍起。趨步下庭階。女郎亦驚起。出亭追之。至一桐樹旁。遽抱其榦而呼曰。星哥。星哥。哥毋遠去。妹尚有餘言未盡也。此時之女郎。似已失其知覺。彼心目中星哥之化身。恐不止此一株桐樹也。

女郎旣醒。四顧清寥。星哥安在。回步至亭畔。傍欄咽泣。口中頻呼。(史秋星)(金長源)不止。若默自商量者。久之微吁曰。玉纖玉纖。誰之妻耶。畢竟……是時耳畔忽有淒切聲起。應之曰。余妻。余之妻。

少年出亭時。意已決絕。後回首見女郎癡狀。復大不忍。足乃爲之軟。蹠女郎回亭畔。女郎泣益甚。少年亦大慟。一陣哀哭。月色爲之盡昏。少年哽咽曰。彼蒼者天。胡竟以此境處。余語已復哭。女郎此時不能復忍。翻身投少年懷。悲呼曰。星哥吾夫。哥其棄余。余早

拚一死以報哥。顧乃不能蓋事涉於妹妹。余死妹且立殯。昨已爲余言之。余不忍負妹竟忍負耶。無情如余願哥之棄余也。繼忽釋手離少年遠立曰。咄余爲此態。仍是乞哥憐。余已負哥哥勿復憐。余矣語已轉面他嚮。若不欲復爲少年見而增其哀痛者。少年以巾拭淚仰空而啼。淒然久之低喚女郎曰。妹妹怎不回過臉兒來。余知妹意。欲於此時絕余而殺余。後日之悲痛妹意良苦。究竟余之悲痛甯有已時耶。妹可爲他人妻。余不能爲他人夫也。女郎回首曰。哥言云何。余以眞情待哥哥。乃以惡言囑余。汝謂余可爲他人妻。余果願爲他人妻。不願嫁汝寒酸子。此後請毋相見矣。語次瞪其雙波作餘怒未息狀。

少年破涕笑曰。玉纖吾妻勿矯作是態。以欺余妹欲絕余是在於妹。欲余絕妹是烏能者。妹縷怒余詈余咒余冀以絕余而妹之名妹之貌仍一一鐫余心頭經萬洗千磨而不去妹休矣。聞者諸君女耶之意良如少年言欲激怒少年以絕其念。既爲少年道破則復哇然而哭。少年前握女郎手曰。今夕爲我兩人相見最後之五分鐘矣。即此短促之間。今生恐難再得以哭泣了之。寧非可惜。且徒事哭泣又奚裨者。豈能哭死金長。